

白色上的白色

安德拉德

1.

做一把鑰匙，哪怕很小
也可以走進家門。
在甜美中贊許，對
夢和鳥的物質滿懷同情。

祈求火焰、光亮
和身體兩側的音樂。
你不要說是石頭，說是窗子
你不要像陰影一樣。

說說男人，說說孩子，說說星辰。
在你重複的音節中
光芒快樂，不願離去。

你又會說：男人，女人，兒童。
在此，美更加青春。

2.

這是一個朝南的地方，在此
暴動的石灰
挑戰目光。
你曾在此生活。有時在睡夢中

你仍在此生活。水孕育的名字
從你嘴中流淌。
沿着山羊的路，你走向
海灘，大海敲打着
那些岩石，那些音節。
在第一天或最後一天的

強光中

眼睛溺水消失。

這是完美。

3.

雨落在灰塵上，就像落在
李白的詩中。在南方
時光有一雙大大的圓眼睛；
在南方，麥子翻滾，

它的鬃毛迎風而舞，
這是我的航船上
招展的旗幟；

在南方，土地散發白色亞麻的氣味，
散發餐桌上麵飽的芳香，
陽光淺黃色的灼熱侵佔了水，
它落在灰塵上，輕盈而熾熱。

就像落在詩中。

4.

你的面頰依偎着憂傷，甚至不再
諦聽夜鶯的歌唱。或許是鷓鴣？
你難以忍受空氣，你忠實於母親的土地，

也忠實於藍白的天空，飛鳥在此消隱，
空氣把天地分隔。
音樂，讓我們這樣稱呼，

永遠是你的傷口，但也是

山岡上的癡狂。
你不要諦聽夜鶯。或者鷓鴣。
在你的深處
所有的音樂就是一隻鳥。

5.
一個朋友，有時是沙漠，
有時是水。
讓你擺脫八月無休的
喧嘩；一個軀體並不總是
這樣的地方：光芒悄然裸露，
檸檬樹載滿了鳥兒，
頭髮上居住着夏天；

在睡意陰暗的葉子間，
濕潤的皮膚
閃耀，
舌頭艱難地綻放。

真實的是詞語。

6.
白鶴。
給我帶來教堂的庭院，
還有兩、三間房子，應該是白色的，
還有高塔，白鶴在此

徐徐降落，那時
我正值桑葚般的年華，
太陽在嘴上窒息，
你還記得嗎？或者這是另一張嘴，

另一個理由的沉重，我記不得了，
我用石頭
把令你害怕的狗趕跑，

又逃離你

去悄悄擁抱我鍾愛的
褐色小馬。

7.
現在我住得更靠近太陽，朋友們
不知道來這裡的路：這樣真好，
我不屬於任何人，在高高的樹枝上，

成為過路飛鳥的兄弟，聽它自由的歌聲，
成為影像，映照另一個影像，
擦亮
毫無戒備的目光，

祇有潮汐，伴隨來來往往
熱情由遺忘構成，
泡沫的表面是甜蜜的塵埃，
僅此而已。

8.
家中的陽臺是奇妙的地方，
風從這裡吹過。
我開始發現身體，我把
陽光認作知己。

時光緩慢地，在高牆上停留，
這是夏天，我在失眠中，
把馬匹饋贈給大海：
當它們撞擊海水，我發出了驚恐的呼叫，

還是愛情的喊叫，我已渾然不知。
生活就是用牙齒咬着一朵花成長，
學習在危險中呼吸，每走一步

皮膚就會在一陣強光中爆裂。

9.

沿着清晨的臺階
走向白楊樹的綠葉，
做一顆星辰的兄弟或者兒子，
或許有一天做絲綢之光的父親，

我不想知道，含着我名字的水，
目光秘密的婚禮，
仙人掌以及乾渴的嘴唇，
我不知道

如何死去，為這般的猶豫，
為這般的渴望：
做一朵火焰，燃燒着
走遍一顆顆星辰，

直到灰燼。

10.

祇有馬，祇有孩子們
那圓睜的眼睛，那無盡的絲綢
讓我有所缺失。
我所思念的，不是

河流的黑暗聲音，這，我聽得太多了，
也不是我最先觸摸的
讓我品嚐了愛情的
鮮嫩腰肢；

是這目光
翻越一個個黑夜
沿着一條小路從遠處趕來
偷走我的睡眠，
並且揮霍着我的心。

我的心，結滿露水的阿連特茹。

11.

當我醒來，一群燕子已在那裡，
搖曳着清晨在屋頂跳躍；
它們或許帶着三月
赤裸的陽光：

誰醒來之後，都會把自己的歌聲
與如此微小的事物分離：
新生的葉子正在改變顏色，
已經消褪的是

雨的滋味，薊的驕傲，
少年並不安全的裸露，
還有在清晨，動物沒有止境的
疼痛的堅挺。

燕子並不總是以這種方式降臨。
但它們就這樣來了。
就這樣來了。

12.

快了，三月的陽光
正在走到盡頭。
它曾在那裡行走，是每一塊石頭
每一隻貓的摯友，在草地上

它和那些光臀的孩子們
一起打滾。
誰都無法佔有眼眸捕獲的
陽光，一朵玫瑰關上閘門，

面對這種寂靜，誰都不會
繼續漫長的歌唱。
如果你來到窗前，或許會看到
最後的陽光正在逝去。

瘋狂，三月瘋狂的陽光。



13.

已經看不見麥子了，
山巒上徐徐翻捲的波浪。
不能說它們已隨你遠去
你帶走的

祇是童年時翻牆的姿勢，
將一把紅透的櫻桃
塞進嘴裡，或者
把微笑藏在衣兜裡，

你帶走的是
向斑鳩吹響口哨
或者要一杯水，
像毛線團一樣鬆身沉睡，
祇有貓才這樣睡去。

這就是你，被桑葚浸染的一切。

14.

友情剛剛開始的日子
總是奔向夏天耀眼的瘋狂；
我知道最幸福的時光
莫過於

黃昏時分在沙丘上漫步，
度過九月的一些光陰；
但是死亡沿着石頭匍匐，
心臟

焦急地要跌落水中。
當一個撕掉了皮膚的人
像孩子一樣在太陽下裸露，
他還能期待甚麼呢？

15.

現在我要告訴你，九月

如何走到盡頭。
霧如何走到河口。
九月總是山岡上

一片天真無邪的陽光，
一根枝條上的棕鳥，
一聲在遠方
迎風挑戰的呼嘯。

殘餘的光芒
依舊在草地上歌唱，或許
這是我愛情的歌聲，一個少年
徐步走來。

還有牧人。

16.

樹啊，樹。有一天我要懷着
夏日母性的心腸，成為一棵樹。
花脖子的鴿子
宣告我的新生。

有一天我要把雙手
拋給靜寂但仍然溫熱的泥土，
我沿着天空攀登
樹被允許做這樣的事情。

到那時，我會居住在赤裸的目光中，
我已厭倦了我的身體，這
在水中綿延的荒漠，
與此同時，霧把濕潤的手
放在葉子上。

還有火焰。

17.

我不知道水之花是甚麼，

◁ 葡萄牙埃武拉的狄安娜（Diana）神殿乃公元1-2世紀古羅馬人建築遺蹟（澳門）張志成攝·1996年10月

但我知道它的芬芳：

初雨過後

它爬上屋頂的平臺，

裸露着越過陽臺，走進屋子，

它依舊濕漉漉的身體，

尋找我們的身體，並開始顫慄：

好像它要把嘴裡

剩餘的不朽

讓我們暢飲，

讓大地上所有的音樂，

天上所有的音樂都屬於我們

直到世界盡頭，

直到東方欲曉。

18.

世界的道理

並不完全是你的道理。

任雙手燃燒着生活並不容易，

活着就是擦亮一道光芒

照透厚厚的身體，

失明的牆壁。

如果春天猶存，

血的味道將會帶來春天，

但不會走向火焰的王冠。

水黑色的圍巾，

以及海鳥的糞便

都是你痛苦的組成部分。

潮漲潮落，

總是吹來一股精液的腥味。

19.

在夏天到來之前

但願身體和身體的躁動不安

能裝飾着這座房子，將麵包放在

桌子上，將一朵花插在屋頂的高處。

我的臉貼着地面，

受到傷害的目光沒有返回，

沒有一個朋友，

沒有任何聲音熾熱地站立。

我接受在這裡停留——祇有

草地發出聲響，

那是雨，踏着冰冷的小腳，

雨總是我的伴侶。

20.

不，這還不是三月

不安的陽光

在一個微笑的船頭綻放，

也不是麥苗茁壯的成長，

一隻燕子展開絲綢的羽翼，

擦過裸露的肩膀，

一條孤獨的小河，在喉嚨裡

沉睡；

不，這甚至不是在做愛之後

身體發酵，散發出好聞的氣味，

沿着街道飄向大海，

更不是那狹小的廣場

驟然而來的寂靜，

就像一隻船，船頭在微笑；

都不是，祇是一瞥目光。

21.

我的眼睛凝視着
你身體最脆弱的地方：死亡，
在八月死去
與孤獨而死的鳥兒一起。

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死的：
在我整個身體的周圍
我擁有你的手臂：
正午時分，沙子灼熱。

自你的胸前，可以眺望大海
垂直地濺落：
在8月，死在你的嘴裡，
與鳥兒一起。

22.

夏天剩下的東西，祇有
幾根頭髮，肌膚的光澤，一些
通知海上的燕子
遷徙的喊叫，剩下的東西

你別在我的嘴裡尋找；
沙漠從未在我的唇間綻開花朵，
靜寂，這朵稀有之花
從來不是晨曦中的水晶；

夏天剩下的東西照亮另一片天空，
前行，前行
在最純淨的水面前行，
它不會很快回來，不會回到

這張床上，這些文字裡。

23.

它們曾觸摸土地和天空的白雲，
在枝極上逗留，

它們向荒漠打開自己，
有時候也變成星星。

它們在夜間疲憊地抵達，
輾轉難眠，為水的死亡
惶惶不安，炙熱的清晨
令它們清澈透明。

它們的勞動是撫摸光芒，
從空氣中採集
一枚菓實或一顆石頭的形狀，
並悄悄把它們帶回家。

一雙手就是這樣，但它們自己
對此一無所知。

24.

大海。大海再次奔到我的門前。
我第一次見到大海，是在母親的
眼睛裡，波浪連着波浪
完美而沉靜，然後

沖向山崖，沒有羈絆。
我把大海抱在懷中，無數個，
無數個夜晚，我
睡去或者一直醒着，傾聽

它玻璃的心臟在黑暗中跳動，
直到牧羊人的星星
在我的胸膛上，踮起腳尖
穿過佈滿刻痕的夜晚。

這個大海，從如此遙遠的地方對我呼喚，
它的波濤，除了我的船，還曾拿走了甚麼？

25.

憤怒，他們憤怒地衝向



相思樹在那裡投下的影子，
身體，由於過多的慾望而疼痛。
他們四處張望，沒有人看見他們，

土地是沙子，陰影堅硬，
肉體也已經變硬，
使嘴唇枯乾，祇有眼睛
還含有一泓清涼的水。

首先是失明的手指
撕扯，傷害，然後是牙齒
咬噬，甚至沒有
給性愛進入身體的時間。

他們十分年輕；土地卻不是，
它疲憊不堪，
被黃蜂螫傷的內心
祇想死去。

26.
桌子上，水果在燃燒：梨、
橙子、蘋果預感到
牙齒親近的白色，
被壓迫的願望，

這是古老的聲音釀成的醇酒；
憂傷燃燒，創造出
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國家
另一些天空，釋放

目光和笑聲：請與我一起躺下，
我從大海給你帶來了
浪花鬢曲的光芒
和在腰間捕捉的這片熾熱。

27.
回到身體，衝進去，

不要害怕肉體的暴亂。
沒有一張嘴是冰冷的，
甚至在跨越

冬天的時候。一張嘴，貼着另一張嘴
就會不朽：寶石滾燙，星星開門，
光芒閃出去，佔據

肩膀、胸脯、大腿、臀部和陰莖。
你的這些肢體和器官在心跳中醒來，
變得純潔，
它們堅實無比，熠熠生輝。

28.
我沒有其它方式走近
你的嘴：多少輪太陽，多少次海潮
燃燒，祇為你化為雪：
身體

在夏天拋下鐵錨：海鳥
盤旋，為你的頭顱戴上皇冠：
沒有結束的音樂
從手指間釋放：

陽光繞過脊樑，來到腰間，
最甜蜜的部分落在臀部：
為了把你送到唇間，燃燒了
多少次海潮，多少艘船。

29.
我本來不會再說起那個夏天，
那時的太陽
躲藏在光屁股的孩子們
和歡快的河水之間。

不再疼痛的影像——
笑容、奔跑、牙齒的潔白，

◁ 葡萄牙聖地牙哥古堡（澳門）張志成攝，1996年10月

或者朝陽
在我們肉體的中心燃燒——

它們來了，為這裡帶來
如此罕見的雪，
它們像是飄落的灰塵
緩緩圍着爐火坐下。

它們坐在那裡，傾聽着風
帶來的事物，直到黑夜來臨。

30.
交談前那一夜的記憶
燒灼你，吻你之前
第一個咬你的那張嘴
用鹽把你燙傷。

在早晨，你沒有死去的空間，
你祇有一個洞穴
來埋藏眼淚，
祇有一根枯枝來驅趕蒼蠅。

靈魂的職責就是解脫。
動物都是奇跡，
它們對是否做過朝陽的兄弟
沒有任何記憶。

或許已經熄滅，或許成為廢墟。

31.
我已經記不清了，在目光的深處
是否有貓和落日，
黃昏將近，
番紅花的豔麗轉瞬凋零。

甚麼聲音這樣拉住我的手？
甚麼樹林還在把我等待？

甚麼突然的陰影燃燒我的靈魂，
這條隱藏的河流？

那氣息，那光輝，以一種
何等獨特的方式穿過窗子。
多麼陰暗，多麼刺耳，
這藍色畫眉鳥的憂傷。

這歌聲，難道不屬於它麼？

32.
在陰影中，我把給予火的名字
也給予陰影。
在我回憶的地方，
懸曲而虛幻的陽光

正在降落，海面染成橙紅。
空氣中還沒有充滿聲音：
交談無異於
唾液飛濺，最悲哀最孤獨的歡樂。

在動物和人類之間，孩子
是人身牛頭的怪物。
軀體被出賣了，不再回來，
不會再是原來的模樣。

33.
那些日子的顏色——請你們幫助我
去尋找，那朵水中之花，
那顆親如兄弟的星星，
依舊在微小的事物之中

漂泊，這些事物
全都屬於身體，屬於大地，
玫瑰色的透明，
綴滿露珠的胭脂紅，

充滿童稚笑聲的清晨，奔馬的蹄聲，
第一抹綠色
近似灰燼的藍，
在白楊樹冠上變成淺色的灰燼。

34.

不，我不是在尋找肖像。
那時你側着身子，灰色的光線
從你的胳膊上垂落，
附近的房子冒出的煙霧

裊裊爬上秋天
最後的臺階，一隻小狗
在院子裡跳躍，夜幕
很快就會降臨。

你側着身子，手放在胸前
陪伴着我送給你的玫瑰。
讓手留在這裡，永遠，
手也是玫瑰。

35.

有時候一個人走進家門
帶着一根游絲牽繫的秋天，
他酣然睡去
甚至靜寂也歸於緘默。

也許夜間我聽到公雞的啼叫，
也許一個少年爬上樓梯
帶來一束康乃馨
和我母親的消息。

我從未這般痛苦，我對你說，
在我的陰影裡，陽光
從未這樣死去
如此年輕，如此朦朧。

好像要下雪了。

36.

三月回來了，鳥兒
這種酸澀的瘋狂
又一次來到我們的門前，
玻璃的

空氣，直入心脈。
山，那些山也在歌唱：
祇是我們沒有一個人
傾聽，我們

失神於風或者其他旅人
單調乏味的音節。
你們已經知道，我們如何
保留餘下的熱情，

如何對這個世界
表現出巨大的漠然。

37.

不僅僅是這些房子。同樣這些文字
現在也是百孔千瘡的皮膚。
陽光不語，
祇管把微笑交給風，

這是怎樣的光芒？如果文字歌唱，
那麼在哪兒歌唱？在一個朋友的心中
保存着火焰殘留的物質。
我們又怎能期望它

繼續存在？長出最多翅膀的人
開口說話。他甜蜜地
推開黑夜。此時雪，
哦，雪，還在等待。

38.

對於白色的鳥群來說，為時已晚，
在牆的這邊祇有死亡不會死去，
祇有死亡
不會在它的船上放一把火。

一束混濁的光穿過天空的縫隙，
帶着傷口逃逸，
它無法照亮一隻遲疑的手，
它把蜜糖傾倒在地上。

正是在夜的邊緣
小路解開絞結，
一個孩子的聲音
祈求用一根繩子捆住寂靜。

或者詞語——充滿遺忘的地方。

39.

他們回來了，用雨的喧嘩
溫暖着雙手。
被拐走的微笑
又回到他們年輕的嘴唇。

事實上，我從來不知道
這朵花的名字，清晨
它在一些眼睛中迅速開放。
而現在，知道為時已晚。

我所知道的是，即使在我的睡眠中
也有一個聲音未曾入睡，
這是陽光棲息的一種方式，
是燃燒的淚留下的足跡。

雨，拍打着我的身體。

40.

死亡一直是我的姊妹，

它搖晃着破碎的光亮，
它沒有將收割乾草（並不總是成熟的），
這一樁快樂的任務

交給他人，此時百靈鳥飛到高處，
高聲歌唱或者燃燒，並奪取
白日的遺產。

——鹽的聲音，檸檬
南方的味道，也許笛子吹響
悠長而美妙的顫音——陽光的死亡，
鄉愁，屬於哪一個節日？

41.

我祇剩下了眼睛和詞語。
我祇剩下一張紙
上面清除了
難以忍受的螻蛄的噪聒。

在黃昏濕潤的葉簇之間，
我不知道我的手去了哪裡。
也許是和雨水一起
在卵石間奔流，

在泥沼中跋涉，在霧靄中
跌倒。
失明的手
迷失了自己。

42.

過來吧，將你的耳朵貼在我的唇上，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有一個人摟着夜晚
躺在沙地上，一聲喊叫把他

與另一個人分開，沒有人聽見喊叫，
太陽已經霉爛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等待清晨
為了啟程，或者和沙丘上的荊棘一起

留下來，他的眼睛
充滿無知和善良，
他就這樣
面對誹謗，面對狂風。

他像一條狗，甚而不如。

43.
我們不瞭解惡習，徒勞的
藝術遊戲把我們的手
引向何方：在睡眠中
水落石出，

窗子向南方打開。
沒有人知道如何利用
這種知識，更多的時候，似乎更熱愛
生活的反面：一個身體

在夏天剛剛結束時開始死亡，
直到初雪來臨。
在荒野，另一個聲音呼喚着
另一種愛戀：

在睡眠與發燒之間。

44.
可以聽見，那堵牆的後面是大海。
在11月。11月，可以清楚地看見，
每一個音節都留有大海的痕跡。

一個人和一條狗出現在地平線上。
他們在傍晚中並行，
走向大海。
在那堵牆的後面。

痛苦自遠方而來，而大海總是
跟在後面。

11月寫在霧中。
那個人和那條狗走進夜晚，

陰影，黑色陰影的夜晚。

45.
11月的入口，沒有一個人。
11月來了，好像甚麼也不是。
門已經打開，
它走進來，腳幾乎沒有碰到地面。

沒有看一眼麵飽，沒有嚐一口酒。
沒有解開寒冷的死結。
祇是在紫羅蘭的光影中，不停地
朝屋子裡的孩子微笑。

那嘴，那目光。那雙手
不屬於任何人。它要離開，
它有自己的音樂，自己的法則，自己的秘密。
但這之前，它撫摸大地。

彷彿大地是它的母親。

46.
冬天，雙手難以應付
手指，
風給我送來的名字——
是四個音節的雪。

在荒涼的牆壁上，在垂直的
荒涼的白色上，
殘留着一滴眼淚的痕跡
或者如此微小如此模糊的
任何東西。

手在大地上書寫：
沒有其餘的葬身之地，
光的花叢
被一朵一朵摘掉了。

47.
現在說到手；它不能飛行；
甚至無法把石頭
變成朝陽；手緊攥的是
一無所有。

手，茫然，動盪，並不安全；
它祇知道荒漠，那光禿禿的
荒漠；
祇知道沒有牆也沒有頂的家。

它不會夢想；不會夢見
濕潤的，如同兄弟的文字，
連腳也不認識文字；
祇是文字。

它不認識任何東西。

48.
今晚我瘋狂工作
是給鷹以特殊的地位；
我就要逝去；在嘴唇的高度，
大海可以是我的家。

早晨將從我的目光中驅逐太陽；
我曾登高望雪，
採集空氣中
透明而綠色的馨香。

沒有人能睜着眼睛
忍受世界的重；

那些馬跟黑夜一起跑了；
它們跑了，不想倒斃。

49.
屋子走進水中，
院門向朝陽敞開
荊棘
在開花，

窗口上，祇有古老的大海
閃爍着青春的光芒，
它見過四處漂流的船上，
無數的水手

注視着
閃現的晨星，
失去了方向和理智：
祇有在死亡中我們才不是遊子。

50.
我心滿意足，對生活沒有負債，
而生活祇欠我
幾文小錢。
我們互不相欠，因此

身體已經可以休息：它以前
日日耕耘，播種，
也有收穫，直到
某種東西消失。可憐的，

無比可憐的畜牲，
現在牠的睾丸已經榮休。
有一天我將伸展四肢
躺在那棵無花菓樹下，很多年前
我看見它孤獨地挺立：
我們同屬於一個物種。

姚 風譯